

# 山乡恩仇记



7047

0234595

6231  
(2)  
閱覽室

华南山区革命斗争故事话剧

五幕六场

# 山乡恩仇记

编剧：广州造纸厂职工业余文工团

执笔：吴有恒 梁励夫 馬家烈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介 紹

这个剧本根据吳有恒的小說《山乡风云录》改編。剧本內容描写一九四七年秋活动在华南地区的游击队为了拔掉山区的反动堡垒——桃园堡，解放当地受迫害的广大人民，从奴女春花受辱投潭被救开始，到女連长刘琴潛入桃园堡訪貧問苦，扎根串連苦大仇深的何奉、三保等人，进而用血的事实說服黑牛，最后，在中秋之夜利用拜月会配合游击队解放桃园堡。剧本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了机智勇敢、忘我战斗的共产党员刘琴的英雄形象，也突出地表现了黑牛等人的性格。全剧充滿着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生活气息浓厚，情节紧凑，文字簡練、朴素。这个話剧曾在广州和省內各地演出，得到好評。这次出版，作者又吸取了演出后反映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

## 山 乡 恩 仇 記

編剧：广州造纸厂职工工业余文工团

执笔：吳有恒 梁勵夫 馬家烈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广州光孝路17号）

广东省报纸、期刊、出版社登記証粵版字第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統一书号：10111·637

书号：2210·787×1092毫米1/32·3印张·1插頁·59,000字

1964年3月第1版

196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 定价：(6)二角七分

時間：一九四七年秋。

地点：华南某山区。

人物：政 委——活动于这山区的人民武装某游击支队政委，三十来岁。

刘 琴——女，游击队某连连长，二十五岁。

虎 子——游击队队员，十八岁。

老 李——游击队排长，三十岁。

何 奉——当地有一种被称为“下户”的人，按照当地的宗法，他们的身分是奴隶，是各自为各个宗族所占有的。他们世代为奴，备受贱视。何奉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个老奴，五十多岁，主家叫他奴才奉。

春 花——女，何奉的女儿，十八九岁。

刘三保——贫农，四十来岁。

刘三嫂——刘三保妻，四十来岁。

刘立人——綽号“番鬼王”，大地主恶霸，这山区的城堡桃园堡的堡主，堡中合族而居的刘、关、张三姓的族长，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山区九堡联防主任，六十岁。

关天爵——綽号“烟屎爵”，国民党桃园乡乡长，四十来岁。

万选之——綽号“斩尾蛇”，国民党军官，九堡联防大队长，约四十岁。

张剑锋——桃园中学校长，二十八岁。

四小姐——刘立人的出嫁女儿，二十四五岁。

黑 牛——刘立人护兵，有正义感，二十六岁。

麻 添——刘立人护兵，三十来岁。

匪联防队班长，三十来岁。

匪联防队兵甲、乙、丙、丁。匪乡兵。

游击队战士甲、乙、丙、丁、戊……

参加拜月的妇女、群众。

## 场 序

第一幕——一九四七年初秋的一天凌晨。

离桃园堡不很远的一个山岭上。

第二幕——紧接上一场的深夜。

桃园堡外奴才村何奉家里。

第三幕——几天后，刘立人家花厅。

第四幕——半个月后，桃园中学内刘琴住处。

第五幕——

第一场——中秋前夕，桃园堡内一个灯寮。

第二场——中秋之夜，桃园堡刘立人家大门口  
口的广场。

## 目 录

### 剧 照

|     |     |         |    |
|-----|-----|---------|----|
| 第一幕 | 救   | 溺 ..... | 1  |
| 第二幕 | 訪   | 苦 ..... | 12 |
| 第三幕 | 进   | 堡 ..... | 25 |
| 第四幕 | 伏   | 牛 ..... | 43 |
| 第五幕 | 關   | 月 ..... | 65 |
|     | 第一场 | .....   | 65 |
|     | 第二场 | .....   | 75 |

## 第一幕 救 溺

時間：一九四七年初秋的一天凌晨。

地点：离桃园堡不很远的一处名叫“六女潭”的山岭上，舞台面是一个山坳，巨石纵横，老树婆婆。后面是悬崖，远望对面山头有一条白练似的飞瀑倾注崖底。可以想像那下面就是一个深潭。

人物：春花、虎子、老李、游击队员甲、乙、丙、刘琴、何奉、刘三保、政委、卫生员。

幕启：黎明前。昏暗、寂静。

春花踉跄而上，吃力地爬上了潭边的巨石上。她是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赤着脚，穿得破破旧旧。她脸色蜡黄，两只哭肿了的眼睛呆呆地好像没有一点表情。只是当她往前后张望的刹那，她那双大眼睛里却露出一一种哀伤、惊惶，甚至还带有倔强的神色。

春花：（跪下哭叫）爹！……（向来路方向深深一叩，蓦然起立，纵身投潭自尽）

〔紧接着，游击队员虎子上。〕

虎子：（急跳到岩上看，回头叫）连长！连长！

〔刘琴率数游击队员急上。〕

刘琴：什么事？

虎子：连长，有人跳水！（指深潭）你看！

刘琴：快下去救！（把枪递给虎子）

虎 子：連长，等我去。

刘 琴：我去！（冲下潭去）

虎 子：（向深潭）連长！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連长，看见了嗎？

刘 琴：看见啦！

队员乙：虎子，这个潭那样深，救得起来不？

虎 子：我怎么知道！……（突然惊喜）救起来了……（向队员乙）你看，你看，救上来了，……連长还在急救呢。

队员乙：嘿，我們連长真行呀！

虎 子：我也去帮下手。

〔虎子正欲下去，刘琴抱着昏迷不醒的春花复上，她小心地把春花放在一块平贴的石块上。〕

刘 琴：嘿！差一点便窒息了。

虎 子：連长！不碍事吧？

刘 琴：好在救得快，刚才已經把水吐出来了。（擦春花額上的水）发烧！（对队员甲）小陈同志！你去叫部队就地休息，将情况报告政委，叫卫生員馬上过来。

队员甲：是！（下）

刘 琴：（对队员丙）副班长，前面警戒！

队员乙：（从挂包里摸出一盒药油递给刘琴）連长！先給擦擦！

虎 子：（自語）哎！好好的姑娘，为什么要跳水呢？

队员乙：难說呀！这地方近桃园堡，那里的地主凶得很，常常迫死人，以前就有过六个妇女給迫得一齐来这投潭自尽，所以这水潭叫做六女潭。

虎 子：（切齿）嗯！那这姑娘一定也是給桃园堡的地主迫得



自杀的！桃园堡这据点像枚钉子钉在这山区中心，连长！我们怎不早把它拔掉？

刘 琴：（回头）又急啦？我们的部队进这山区不久，还未扎上根，便去硬打敌人最坚固的据点，这上算么？

队员乙：（对虎子）对啊，不能硬打，上回二连就吃了点小亏。

虎 子：（不服气）可我们是一连！日本鬼子也打过不少了！难道……

刘 琴：（瞪了一眼）你怎么啦，老毛病又犯啦……

〔幕后远处有人喊：“春花——春花哟！”接着副班长喝声：“站住！不要近前！”〕

虎 子：（跑上高处）谁？（回身）连长！那边有两个老乡，不知道呼喊什么人。

刘 琴：（一想）可能是来找这姑娘的，你去把他们领来。

虎 子：是！（向幕内）副班长！放他们过来！

〔三保上。〕

三 保：（一眼见到春花）啊！春花，春花……奉叔！奉叔，春花在这里。

〔何奉上。〕

何 奉：（惊呼）春花！（呆住一会，才颤巍巍地趋前扑向春花；他双手抖抖索索地摸了春花几下，便又复绝望地、颓然地呆住了）

队员乙：大伯！这阿姊她是……

〔何奉木然不语。〕

虎 子：（拉过三保）老乡！她是……？

三 保：哎！她叫春花。

刘 琴：你们两位是她的亲人么？

三 保：（指何奉）他是春花的爹。

〔刘琴、虎子等都心中一震，看着何奉，何奉像是没听到别人讲话似的。〕

刘 琴：（对何奉）老伯！你们是哪个村子的？

〔何奉仍木然不語。〕

三 保：我是桃园堡的，他们两父女也是桃园堡的，他们是“下户”，住在堡外的奴才村的。

刘 琴：啊！是奴才村的下户……

虎 子：什么下户？

队员乙：下户是世代代当奴隶的。

虎 子：啊？！……

刘 琴：（她已经想过一下，对何奉）老伯，你别怕我们！你闺女投水，我们救起了她。

何 奉：（望望众人，喃喃地）救了她？

刘 琴：是呀！她为什么要自杀呢？

〔何奉摇头。〕

刘 琴：（耐心地）老伯，告诉我们！阿妹为什么要寻短见呢？

何 奉：（惘惘地）噢！她想去了……

虎 子：（不解）想去？老伯，她想往哪去呀？

何 奉：她，她苦受够了，便要——去了。（痛苦地）让她去吧！谁叫她生在我这下户人家啊！

〔众相视惨然。〕

刘 琴：老伯！阿妹受了什么冤屈？

何 奉：冤屈？她——（说不下去）不，你们别问了！

刘 琴：（对三保）老乡！到底为了什么事？

三 保：（看了何奉一眼，迟疑地）她被人家糟蹋了。

虎子：什么？給誰糟蹋了？誰？

三保：（咬牙）我們桃园堡的联防大队长——斬尾蛇！

〔隊員們大嘩。

刘琴：哼！又是万选之那禽兽！

虎子：連长！为这大姐报仇！讓我們去打桃园堡！

隊員乙：对！連长！打桃园堡！

〔群情激憤。

何奉：（意外地）打桃园堡？不，不，你們不要管！你們不要管！你們管不了的。

虎子：为什么管不了？我們是……

〔春花呻吟一声。

三保：醒过来了。

〔刘琴、何奉把春花扶起。

春花：（倚在何奉怀中，无力地）爹！……

何奉：（老泪纵横）孩子！你去不了啦！

〔春花大哭，要掙扎起，何奉紧摟着她。

刘琴：阿妹！你为什么耍寻短见啊！

春花：你們……你們不知道，我——活不下去！（痛哭）

虎子：大姐，你要活下去！你要报仇！

春花：（惊）报仇？

虎子：对！你要报仇！

春花：（惊异地）你？你們是誰？

刘琴：我們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虎子：連长！（对刘琴細語几句，回头向春花）大姐，你还有病，你就留在我們这里吧！

隊員乙：對！留下吧！參加我們的隊伍，別回去了。

春花：（看何奉）這……？

何奉：不！我們回去！（對春花）女呀，你的罪看來還未受够，還要捱下去的了！

劉琴：老伯！阿妹沒罪，阿妹是受人害了的！

春花：（倒在何奉懷裡痛哭）……爹！……

何奉：受害？唉！我們是奴才，奴才就是要受害的啊！

春花：（噙泣）爹！我——我還能回去么？

何奉：（郁痛地）孩子！你既然死不去，不回家又到哪去？誰叫你命不好，生在我這個奴才人家；小時是個奴才女，大了作奴才媳婦，老來是奴才婆子，你拗不過這苦命的，你跟我回去吧！

隊員乙：老伯！你怎麼這樣說呢？阿妹還年輕，你讓她留下，治好身體，跟我們一起鬧革命嘛！

何奉：（驚）跟你們一起鬧……？

虎子：對了！鬧革命，作反呀！

何奉：嘿！作反？不！你們反得，我們反不得啊！奴反主，罪加五等。我們是什麼人？怎比得你們？回去！

（招呼三保扶掖春花）

春花：（掙扎着）爹！還是讓我死了算啦！（又昏了過去）

劉琴：老伯！你看阿妹又昏過去了，不如就讓她暫時跟着我們好不好？我們會照顧她的。

何奉：（固執地）不！生死是由天定的，她死也只能死在家里！

虎子：（又急又難過）嗨！你這老伯怎麼不聽人講的？

何 奉：（哀求地）我求求你們，不要管我呀！三保哥，快幫一下！（何奉、三保扶春花欲下）

虎 子：（焦急地大聲）你……我不給你們走！

〔虎子正欲攔住何奉等去路，政委上，隊員甲隨後。〕

政 委：虎子！

刘 琴：政委！

政 委：（趨前看春花，轉身對虎子）虎子！對群眾說話要和氣，你忘了？

刘 琴：報告政委！這姑娘是受桃園堡的聯防大隊長迫害了的，我們想留下她，給她治病，可他父親不答應。

政 委：（和祥地對何奉）老伯，你貴姓？

何 奉：（惶惑地）我？我叫奴……奴才奉。

〔政委心中震動，一楞，但也就明白了。〕

刘 琴：這是主家才這樣叫他的。他姓何，住在桃園堡外的奴才村，是個下戶。政委，你看……

政 委：我看，該讓老伯自己作主呀！（對何奉）老伯，不用怕！你們要回去便回去吧！

〔何奉仍然惶惑地望眾人。〕

政 委：去吧！

〔何奉慢慢轉過身，與三保扶春花同下。〕

虎 子：（激動地）政委！剛才我對群眾態度是不好，我錯了。可是，這姑娘回去無醫無藥，是會死掉的啊！

眾隊員：（咕嚕着附和）是呀！

政 委：同志們！我們要救這姑娘。可是不應該硬留她，對群眾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呀！

隊員乙：政委，連長，那就讓我們早一點去打桃園堡吧！

虎子：對！打桃園堡，解放那里的被壓迫的群眾！

〔群情洶湧。〕

政 委：對，要解放被壓迫的群眾。可是，這是要把群眾發動起來才成的呀。這樣吧，虎子，你先去做做群眾工作！

虎子：（不解地）我？怎個做法？

政 委：（對隊員甲）小陳！你和虎子一起去找個擔架，把那姑娘抬到山口，然後讓老乡們自己回去。虎子剛才態度不好，要向人家賠不是，耐心問清楚他們住在奴才村哪間屋子，以後我們好去找他們。明白么？

虎子  
隊員甲：（同應）明白。

政 委：（轉向劉琴）劉琴同志，你看怎樣？

劉 琴：是，執行政委指示！

虎子  
隊員甲：（同應）是！（下）

政 委：（看着戰士們的背影）情緒都很憤激啊！

劉 琴：是呀，他們都要求早點打。

政 委：完全可以理解。想出個打法來沒有？

劉 琴：還沒有。

政 委：老李去偵察還沒回來？

劉 琴：沒有。

〔幕後聲：誰？〕

〔老李聲：我，老李呀！〕

〔游擊隊排長老李農民打扮上。〕

老 李：报告連长，我回来了。（对政委）政委！

政 委：情况怎样？

老 李：桃园堡联防大队从县里又调来了三挺机枪。

刘 琴：火力又增加了。

老 李：是啊，崗哨也增加了，防守更严了。联防队昨天又出动，在西坑村捉了十二个要求减租的农民拉回桃园堡，现在生死还不明。

刘 琴：（愤恨）嘿！

老 李：政委、連长！桃园堡不打下来是不成了！敌人越来越凶，刚才我见虎子他們帮老乡抬着个姑娘下山，那又是个給桃园堡的地主恶霸迫害了的。嗨！我真忍不住。政委，打桃园堡吧！我們一排請求当突击队。

政 委：你說，該怎样个打法？

老 李：强攻，用炸药炸它那炮楼。就是牺牲大一些也得干了，为的是解救这一带的老百姓。

政 委：連长，你的意见呢？

刘 琴：这要考虑一下。

政 委：对，老李，你的建議我們再考虑一下，你先回排里去吧！

〔老李下。〕

刘 琴：政委！桃园堡也确是要快点打掉它了啊！

政 委：你也急了。

刘 琴：那里的群众受的灾难实在是深。人們被压迫得气也不敢喘。见着真叫人发急呀！

政 委：你是见着刚才那老伯？

刘 琴：是呀，你看他給折磨得簡直是变成根枯木头，不会动啦！

政 委：不，他会动的。他不是枯木头，他是一棵树，一棵被压在大石头下面的树。树是活的，大石头才是死物。树长起来，是要把压着它的大石头拱翻的。

刘 琴：政委，你說的是……

政 委：我說的是要打掉桃园堡那反动据点，就要依靠那里的苦大仇深的基本群众。

刘 琴：那是要到奴才村去秘密找何老汉了？

政 委：不但到奴才村，还要进到桃园堡里面去哩。

刘 琴：进桃园堡里面去？怕不成吧？那堡里只住着刘关张三姓，三姓的地主結了盟，称霸一方，外地外姓人不是随便进得那里面去的。

政 委：你去怎么样？

刘 琴：（有点感到意外）我？

政 委：是的。你不也姓刘，和那堡里的外号番鬼王的大地主、联防主任刘立人，还是个远亲嗎？

刘 琴：可我是自小便离乡，从来沒有回来过，那堡里的人，我一个也认不得。

政 委：不，有一个人，你是认得的。

刘 琴：誰？

政 委：张剑鋒，你的旧同学。他现在是那堡里的中学校长。

刘 琴：张剑鋒？呃，那是个糊涂人。

政 委：也許是有点糊涂。他有个朋友，是我們的地下党员，他当然不知道。最近他写信給他那朋友，还問到你。



刘 琴：問到我？他知道我在这里鬧革命？

政 委：当然也不知道。我們那同志把他的信交到組織上处理，哪，你看看！

刘 琴：（急看信，释然）真是无奇不有，这家伙叫我到他的中学教书去。

政 委：你去嗎？

刘 琴：政委，我去。（想起件事）呃，那么誰去找何老汉父女們呢？

政 委：自然还是你呀。那老汉还不敢作反哩。他是在这山上见过你的。救人要救到底，你不去找他們，却找誰呢？沒有他們，你便进得那堡里去，也还是无根的哩！

刘 琴：是的，我明白了。

——幕 落